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⑥
監修 釋道安 主編 張曼濤

中國佛教史論集

(三)

隋唐五代篇

大乘文化出版社

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⑥
監修釋道安主編張曼濤

隋唐五代篇

(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二)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⑥

隋唐五代篇

(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二)

定價：新台幣三萬六千元
美金一〇〇〇元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監修：釋道安

主編：張曼濤

發行人：張曼濤

出版者：大乘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台北市郵政信箱五八〇八三號

電話：七八一三二八三

郵政劃撥：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初版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。

編輯旨趣

一、隋唐佛教，在中國佛教史上，是一個最光輝的時代，一方面它是翻譯佛典的最高潮，而同時又是自創佛學系統的最盛期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，雖然從東晉起，已經開始創造中國本身的佛教思想了，但真正成熟，達到頂峯的還是隋初開始。所有各宗各派，如三論、天台、華嚴、唯識，以及律、淨、禪、密等莫不是在隋唐時期才真正完成它們的教義組織和系統。而此種組織系統，不論如何強調近乎印度佛教原義，却都不免帶上了濃厚的中國色彩。因此，此一代佛教，亦可直稱呼「中國佛教的創造時代」。然自五代起，由於客觀環境的轉變，又影響了整個佛教的發展，體大思精的佛教系統思想，不僅不能繼續發揚，就連唐代中期的創造精神，亦全部枯萎。剩下的祇是部分禪宗，單獨繁衍。此一支獨自繁衍的宗門，雖然為佛教保留了一線生生不息的傳燈生命，但全體佛教的面目，各宗競盛的精神，已經難以恢復。一直衰竭到晚近，新文化刺激開始，始稍有重振唐風的起色。在翻譯經典上，如法尊，自唐玄奘、義淨之後，可謂唯一的一

人，在佛學的創造上，於隋唐初期各宗大家，亦難有如太虛、歐陽竟無等深廣度之可比。然歷史畢竟無情，大好教理，一衰千餘載，竟中繼無人，實深爲中國佛教史頁惋惜，雖然在宋明期間，亦有少數卓越人物出現，但其精神與氣象，却難以比諸隋唐。此所以隋唐佛教之稱爲隋唐佛教，值得後人深思景仰者，亦即在此。本書將隋唐與五代合爲一起，用意無他，僅提供讀者看清，由日昇到日落，一整個時代的佛教機運如何。雖云佛法出世，而其在世間之機運，却亦終難逃世間法則之支配，花開花落，興衰隆替，畢竟是歷史之誠諦，讀佛教史亦應如讀其他史實一樣，其中有多少值得我們記取之教訓，又有多少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，都應隨處留心細問，透過此史實之認識，亦正是一大修行，其執着與閉塞，隨著教史之深入，當亦必破除和開放；果若如此，豈不正是佛教之教誨，從聞、思、修而入三摩地麼。此所以我們特別推出此一部中國佛教史專集，望讀者亦有所同感也。

二、從佛學的繁盛和隋唐文化的情勢看，研究隋唐佛教的篇章，應該比任何一個時代的篇章爲多才是，可是應注意的是，在我國的教界和學界，對此一時代，恰好是最疏忽的一頁。這不知是因爲當時的佛教太過發達，人皆熟知，以致感覺不出有問題可研究，還是因爲問題太多而無從下手，以致無篇章可出？抑是我國的學人們，把這個時代作爲一特定的領域，不敢問問了？總之，從現代各種資料中看，我國對隋唐佛教的研究，實在是相當薄弱的。因此，在本集的專題（隋

唐五代篇」中，我們只收輯到廿餘萬字，僅僅作爲一冊刊出。不若「漢魏兩晉南北朝篇」和「宋遼金元篇」，各分上下兩冊問世。不過，就特別的「個案」篇章而言，如玄奘大師的研究，和各宗各派的專題，以及隋唐佛教的經濟論文等，總加起來，這個時代的篇章，仍是佔絕大多數的。這或許就是因爲這個時代的佛學，佔據了整個中國佛教的樞紐，雖有不少研究，而在全盤佛教史上，仍有研究不足之感。

三、本書所收廿三篇文字，談隋代佛教者三篇，五代者三篇，其他以讀唐代佛教與個人物者十數篇，但均以能反映一個時代或某種特別問題者爲主。其中有兩篇書評，評「唐中期的淨土教」，和矢吹慶輝「三階教之研究」跋，雖是書評，卻是一歷史問題的指出，故此特爲收入，希讀者勿只當作書評看待而已。尤其此二文均出自湯用彤先生之手，湯先生原有隋唐佛教稿，惜陷共產政權下，不見其出。今只談此短簡書評，亦可見出其對唐代佛教功力之深，至如「唐太宗與佛教」一文，更爲部份佛教徒，視太宗爲熱心護法者，可謂一當頭棒喝，太宗對佛教是功是過，對玄奘是恭敬，抑是政治手腕，從湯君此文中，可見出部分真實消息。歷史上有許多問題，不能只憑部分假言或一、二缺乏史識者之記載，就斷言真偽。如以太宗弑玄奘的高足辯機之事件來看，無疑的，太宗之對待玄奘，乃是採取兩面手法，既壓之，又懷柔之，此乃專制政治者對待享譽極高的學人和宗教家必然的一種手段，我們亦無可怪之，只是世人不要被某些專制者的高明手法瞞

過就好。

本集所選各文字，有不少啓發性的卓見，值得今後研究隋唐佛教史者，深爲參考。

隋唐五代篇 目錄

隋代佛教概述·····	黃懺華·····	一
隋煬帝與佛教·····	周乙良·····	一七
隋代佛教風尚述論·····	藍吉富·····	二三
隋唐時代的佛教·····	東 初·····	五五
隋唐佛學之特點·····	湯用彤·····	七五
唐代佛教之地理分佈·····	嚴耕望·····	八三
唐太宗與佛教·····	湯用彤·····	九一
唐代佛教與社會·····	雨 曇·····	九九
武曌與佛教·····	陳寅恪·····	一三一
武則天入寺爲尼考辨·····	李樹桐·····	一四九

唐五代之法難與中國佛教·····	羅時憲·····	一七七
五代的佛教·····	石萬壽·····	一九一
讀「續高僧傳、那提傳」質疑·····	張建木·····	二〇一
奘淨兩師所傳的五科佛學·····	呂 澂·····	二〇七
義淨旅印二十五年中曾一度返回廣州考·····	彭楚珩·····	二一七
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·····	熊十力·····	二二五
一行禪師在中國科學中的地位·····	松長有慶作 宋念慈譯·····	二三五
評唐中期淨土教·····	湯用彤·····	二五一
矢吹慶輝「三階教之研究」跋·····	湯用彤·····	二五五
跋斐休的唐故主峯定慧禪師傳法碑·····	胡 適·····	二五九
大顓惟儼與韓愈李翱關係考·····	羅香林·····	二九七
後周世宗的佛教政策·····	牧田諦亮著 如 眞譯·····	三一九
附錄：王玄策事輯·····	馮承鈞·····	三四七

隋代佛教概述

黃懺華

北朝最後一代的宇文周，到了靜帝大定元年（五八二），外戚左丞相隋國公楊堅把他廢掉，自己作了皇帝，改國號爲隋，改年號爲開皇，這就是隋文帝。隋朝建立了八年之後（五八九），又派兵攻滅了南朝最後一代的陳，于是西晉滅亡以後南北對峙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局面，重新統一。

佛教于後漢的末年傳入中土，經過數百年，到隋、唐時代而極盛。隋、唐時代是中國佛教大成時期，這個時期的宗派和它的教義，是中國佛教的精華。就隋代說，雖然立國僅僅三十七年，然而在政治上兼併南北兩朝，在佛教上也整理、綜合南北兩大思想體系，而樹立新教義，開建新宗派，劃一大時期。

隋文帝（五八一—六〇四）繼承了北周的統治，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對佛法的政策，而利用佛教爲統治國家的工具之一，來鞏固他的政權。他于西魏文帝大統七年（五四二），生在馮翊

（漢郡名，西魏以後改稱同州，現在陝西省大荔縣）的般若尼寺，爲比丘尼智仙所養育，可說是自幼就和佛教有關係（見續高僧傳卷二六道密傳）。開皇元年（五八二），曇延以沙門的儀貌謁見，勸他興復佛法，于是下詔修復北周所毀廢的寺院，聽許人民自由出家，并令每戶出錢營造經象。京師（長安）及并州、相州、洛州等諸大都邑，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，又別寫一切經藏于秘閣。于是天下從風，從而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幾十百倍（見隋書經籍志）。曇延是一位涅槃學者，蒲州桑泉人，少年，聽仁壽寺僧妙講涅槃經，深悟經旨，于是出家。到受具足戒後，更廣聽華嚴、大論、十地、地持、佛性、寶性等經論，後來入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幽居，撰涅槃經義疏，周武帝曾敕令敷講，既而入朝摧破南朝陳使周弘正的論難。弘正抄錄他所撰義疏并圖寫他的儀貌歸陳，每晚向北方致禮，稱爲曇延菩薩。周武帝以曇延有功于國，授爲國統。到武帝要廢斥佛、道二教，極力諫止，武帝不從，于是重新隱于太行山。到宣帝恢復佛教，預菩薩僧之例。開皇元年，披剃着法服謁見文帝，勸帝復興佛法。開皇二年（五八二），預那連提黎耶舍的譯場。開皇三年（五八三）遷都大興（即今西安），敕于廣恩坊給地，立「延法師象」。開皇四年，下敕把延法師象改爲延興寺。五年，預闍那崛多的譯場。八年（五八八）圓寂，年七十三歲。所著有涅槃經義疏（一五卷）、寶性論疏、勝鬘經疏、仁王經疏，現今都散佚不傳。弟子有慧海、童真、慧誕、法常、道洪等。

開皇元年，文帝令法師僧猛住大興善寺，敷講十地，既而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。那一年的冬天，在北齊時結伴到西域求佛典的沙門寶暹、道邃、僧曇等十人，攜帶梵本二百六十部歸國上進，勅付所司（主管部門）訪求譯人令從事傳譯。四年，關內亢旱，文帝引民衆到洛州就食，勅律師歸靈藏同行。靈藏，深通僧祇律及大智度論，曾與文帝爲布衣交，到文帝卽位，爲建立大興善寺，前後度僧數萬人。六年（五八六）圓寂，年六十八歲。

又在開皇七年（五八七），詔曇遷爲昭玄大沙門統。曇遷是北地攝論學派的創始者，祖先是博陵饒陽，後來住在太原。二十一歲出家，起初學勝鬘經，受具足戒後，回到鄴下，到處聽講，特別就地論南道派的創始者慧光的弟子曇遵，稟求佛法的綱要，後來更于華嚴、十地、維摩、楞伽、地持、起信及唯識等經論，作精深的探究。到周武帝攻滅北齊，毀滅齊境的佛教，結伴逃到建康，住在道場寺時與同伴談唯識義，于幽微的義旨每有所疑滯。後來到桂州，獲得攝大乘論，以爲全如意珠。隋代的初年，和同伴往彭城，講攝論，又講楞伽、起信、如實等論。開皇七年秋，應文帝召入長安，住在大興善寺。既而應衆請，講攝論，受業千人，并監掌闍那崛多及達摩笈多的譯事。後來文帝建禪定寺，以遷爲寺主。此後，攝論以禪定寺爲根據，專行于北地。煬帝大業三年（六〇七）圓寂，年六十六歲。所著有攝論（二〇卷）、楞伽、起信、唯識、如實等疏，九識、四智等章，現今都散佚不傳。

開皇十一年（五九二），詔相州靈裕法師到京爲國統。靈裕前後上表三次固辭不就，于是厚賜還山。靈裕是地論、涅槃、律部、般若等學者，定州鉅鹿曲陽人，十五歲出家。二十歲，聽說慧光在鄴都弘化，即前往就教，剛巧慧光已經圓寂，于是從慧光的弟子道凭聽受地論。二十二歲，受具足戒，即誦四分、僧祇兩律，又從慧光的弟子曇隱單學四分。自此專以華嚴、涅槃、地論、律部爲業。既而又從當時北地的毗曇學者安（全名不詳）、遊（智遊）、榮（全名不詳）等三聽雜心，從嵩、林等二（全名不詳）學成實。學成後，在鄴都開講，時人稱爲「裕菩薩」。到周武帝攻滅北齊，廢佛教，他和同伴二十餘人，隱藏在村落中，晝誦儒書，夜談佛理。開皇三年，敕立僧官，相州刺史樊叔略舉爲都統。十一年自長安回相州，住在演空寺，煬帝大業元年（六〇五）圓寂，年八十八歲。所著有十地、華嚴、涅槃、地持、般若、大集、四分、勝鬘、觀無量壽、無量壽、遺教等經律論的注疏及大乘義章、往生論註等。弟子有彭淵、慧休、道昂、靈智、曇榮、道辯等，四分律宗的學者智首，也曾經列席聽講。

開皇十六年（五九六），敕請洪遵律師爲講律衆主。洪遵，相州人，幼年出家，起初住在嵩山少林寺依慧光的弟子道云學律，并聽華嚴、大論。既而往鄴下從慧光的另一弟子道暉受四分，并重聽大論、毘曇。又就諸禪師學「調順法」。開皇七年詔入長安，令住大興善寺。十一年，敕與天竺僧共同翻梵文經典。起先關內素來崇奉僧祇律，洪遵專弘揚四分律，于是僧祇絕響。大業四

年（六〇八）圓寂，年七十九歲。所著有大純鈔五卷，弟子有洪淵，又有慧璉、玄琬等。

此外隋文帝爲佛教做的事情：其一是聽許境內的人民自由出家。據續高僧傳卷十八曇遷傳說：文帝于開皇十年（五九〇）四月卽度僧尼多到幾十萬人。據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：文帝于開皇十年，新度的僧衆，有五十多萬人。其二是建寺。文帝在建國的初年，把陟岵寺改稱爲大興善寺，令爲國行道。又敕令五岳名山各建立佛寺一所，既而又令諸州縣各建立僧寺一所、尼寺一所。并在卽帝位以前所經歷的四十五州，各創設或改稱大興善寺。又先後創設延興、光明、淨影、勝光及禪定等寺。佛祖歷代通載（卷十）說他「崇緝寺宇，向有五千」。辯正論（卷三）則說「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」。但文帝在開皇九年滅陳時，下詔把它的舊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，于是在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南京寺刹，全被毀滅。其三是立塔。文帝在卽位前，有天竺沙門，授以佛舍利一裹，卽位後，令全國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，前後三次。第一次是仁壽元年（六〇一），在他的誕辰六月十三日，敕令全國三十州建立寶塔，請諳解法相、并能宣導佛化的大德沙門童真、曇遷、寶釋、道密、智巖等三十人，分送舍利前往安置塔內，所有建塔的標準，完全照阿育王的制度（續高僧傳曇遷傳）。第二次是仁壽二年，在佛誕四月八日，請大德沙門智敎、明芬、道端、曇遂等分送舍利，在全國五十三州入函建塔。第三次是仁壽四年，也是在四月八日，下敕在三十州增設寶塔，請大德法顯、靜琳等送舍利。前後一百十三所建塔的一切費用，任人布

施，但以十文爲限，用以建塔。其四是造象、寫經。據辯正論說，從開皇元年到仁壽末年（五八一—六〇四），建造金、銅、檀香、夾纈、牙、石等象，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，修治故象一百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餘軀。並且在開皇二十年（六〇〇）下詔，有毀壞佛象及天尊象的，以「大逆不道」論罪。關於寫經，據說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，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。

文帝在佛教史上，還有一個對於佛教義學有關係的事情，是以長安爲中心而建立教學系統。這是在當時流行的學派中間，選出著名的學者，集中在通都大邑，分爲五象即是五個集團：一、涅槃象，二、地論象（此中地論是宗華嚴經的），三、大論象（大論即大智度論，是宗大品般若經的），四、講律象，五、禪門象。每象立一象主，負擔教習所長佛典的專責。五象的象主可考的是：涅槃象主法聰、童真、善胃；地論象主慧遷、靈璨；大論象主法彥、寶襲、智隱；講律象主洪遵；禪門象主法應。此外長安還建立了二十五象，如續高僧傳卷十五義解篇的後論說：「召諸學徒并會京輦，其中高第自爲等級，故二十五象峙列帝城，隨慕學方，任其披化。」二十五象的詳情不明，只續高僧傳卷七亡名傳中說：「有弟子僧現，性沈審，善音調，爲隋二十五象讀經法主。」又卷九僧榮傳中說：「補爲二十五象第一摩訶衍匠。」

繼承文帝的煬帝（六〇五—六一六），也信仰佛教，即位前，嘗迎請智顗爲設千僧齋，并尊

稱爲「智者」。大業初年，爲文帝造西禪寺，又在高陽造降聖寺，在并州造弘善寺，在揚州造慧日道場，在長安造清禪、日嚴、香台等寺，又舍九宮爲九寺，并在泰陵、莊陵二處造寺。又嘗在大業九年（六一三），下詔把所有的寺院改稱爲道場。關於度僧，嘗在洛陽設無遮大會，度清信士女一百二十人爲僧尼。又嘗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，總度千僧，親制愿文，自稱菩薩戒弟子。據辯正論（卷三）說，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。然而嘗于大業三年（六〇七）下詔令沙門、道士致敬王者，又嘗于五年下詔令無德的僧尼還俗，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，其餘的一概拆毀。關於造象寫經，據辯正論稱，嘗鑄刻新象三千八百五十軀，又修治故象十萬一千軀。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本，共六百一十二歲、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部、九十萬三千五百八十卷。然而煬帝對於佛典翻譯事業有關係的事情，是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，羅致譯人的翹楚，四事供承，爲後世設立翻經院的嚆矢。

據唐代的道世所撰法苑珠林（卷百）的統計：文帝、煬帝二代，新造的寺院三千九百八十五所，新度的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。

當南北朝時代的末葉，摩訶摩耶經（一名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）由南齊的曇景、大集月藏經由北齊的那連提黎耶舍先後譯出，于是產生一種末法思想，認爲其時已入末法時代（此土末法到來的意識最早的，在文獻上，以慧思爲最初，見于其立誓愿文中，其時在大集月藏經譯出以前），加上北周武帝

的滅法，因而一般虔誠的名德，爲防備佛法滅盡，繼響堂山唐邕的大業蹟之後，開鑿石窟，鐫刻佛經。其中最偉大的是靈裕在隋開皇九年（五八九）所鑿造的那羅延窟（本于大集經月藏分建立塔寺品），全名是「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」，通稱響堂洞。續高僧傳卷九靈裕傳，說靈裕「後于寶山造石窟一所，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，面別鐫法滅之相」。實際靈裕所鐫刻的，是關於法滅的經文，不是法滅之相。靈裕身歷北周武帝的法難，于是于開皇九年，入寶山（屬河南省安陽縣）開鑿石窟，在窟內造盧舍那、阿彌陀、彌勒三尊的坐象之外，刻釋迦牟尼佛以下三十五佛及毘婆尸如來以下的過去七佛等坐象。在窟內的入口外壁，刻迦毘羅神王和那羅延神王之外，刻歎三寶偈、法華經壽量品自我偈、勝鬘經一乘章讚歎如來文、大集經月藏分法滅盡品初文、涅槃經中雪山童子舍身求法的無常偈等。又在窟的入口內壁，刻大集經月藏分中五百年文及摩訶摩耶經文等。并在貫通兩壁的上壁，刻法華經偈。到隋大業初年，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（冥報記及大唐內典錄等作智苑），爲備法滅，發愿造一部石刻大藏經，把它封藏起來（據帝京景物略說：「北齊，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育有毀滅時，發愿刻石藏，付囑座下靜琬。」然此說，不見于其他文獻）。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一部白帶山（又名石經山），把岩壁開鑿爲石室，鐫刻佛經。又取方石另外鐫刻，把它藏在石室裏面，每一間石室藏滿，就用石頭把門堵塞，并且將鐵融化把它封錮起來。到唐太宗貞觀五年（六三二），大涅槃經告成。靜琬所造石經，藏滿七間石室，靜琬以唐貞觀十三年（六三九）